



柳残阳著

金菊四绝

②卷

金菊四絕

民族出版社

一九九三·九·七

就此昏了过去。

田长发打上两记重耳打醒，酒保一醒先抱着头上肿得老高的大疙瘩，痛泪夺眶而下，可不敢哭出声来。

田长发厉声道：“说呀！”

酒保噤声道：“一个酒鬼……一个……酒鬼……”

田长发道：“为什么躺在这里？”

酒保道：“醉啦，醉了三天，醒来就喝，喝了又醉……”

田长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拍拍酒保手背道：“去吧，快点换一桌来。”

酒保双手抱在头顶上，这一拍，痛的呼叫出来，敢情那一撞，头上那块疙瘩痛紧。

酒保顾不得收拾地上的杯盘，跌跌撞撞的冲出去。

田长发坐回原位，笑道：“本教秘密不能随便让外人知道。”

杨震指炕上那人道：“把他轰出去吧！”

田长发道：“这家伙醉的死人一个，听不到什么，免得弄脏咱们，坏了胃口。”

这一刻另一位酒保，全身微微颤栗的进来挑上一桌酒菜。

三十 神秘母女

酒保退去，巫建海催着田长发道出拜月教今年不参加泰山大会的原因。

田长发挟了一筷子牛肉，吃完后才道：“事情是我向教主的亲随侍卫打听出来的，你们还记得教主宣布本教所有人不参加泰山大会前，来了两位奇怪的客人么？”

卜树仁道：“那有什么奇怪，平常得很，一位中年妇人带位小姑娘来。”

田长发道：“这就是你们不细处，那中年妇人带着女儿从容而来，隔不久教主就宣布不参加泰山大会，这还不值得奇怪了吗？”

杨震重重的哼了一声道：“当然不奇怪，她来时我们不知，她去时教主吩咐准不留难，自然能够从容而去，否则要想从容而去，哪有这么便当。”

田长发又好气又好笑的问道：“有没有外客来访教主时，咱们不知道？”

巫建海摇头道：“没有啊，凡来客人皆要通这一堂三司的询问，才准拜见教主，否则便是私闯禁地。死刑！”

树仁“啊”的一声，恍然有所悟的道：“莫非那母女来时，咱们根本不知，径自见到了教主？”

田长发点头道：“正是此故，来的从容。”

杨震拍膝叫道：“糟糕，来客不经本司，擅自见到教主，教主责罚下来，咱们不是犯了疏职之罪？”

田长发暗暗冷笑道：“你现在才发觉已经晚了，教主真要责罚，还有得你逍遥！”他不好当面顶撞上司，接着道：

“这个么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想来教主决不会再责罚咱们未尽职责而让来人闯进。”

卜树仁道：“二哥，到底为什么不参加泰山大会，你还没说呢！”

田长发道：“事情必有起因后果，咱们现在说的，我为什么会知道其中内情，只因我觉到不对，心想那一母一女神秘出现，从容而去，事后教主不责怪咱们疏职之罪，又宣布今年不

参加泰山大会，这种种疑惑盘旋我心头，令我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，由这好奇的念头终在教主的侍卫口中探听出其中内幕来。”

“你们猜教主为什么对来客的神秘出现，置之不理，毫不责怪咱们的疏职？”

三人异口同声道：“不知道啊？”

这时杨震浑然忘了自己是装作知道的。

田长发以自己能知道其中内幕，得意的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只因教主知道，就是她本人当关？亦不能防止那对母女偷偷潜进！”

教主在拜月教徒的心目中，崇高无比，地位绝对至上，武功绝对无敌，此时陡然令杨震三人接受教主也不能防止外人潜入，显示教主无能的观念，无不愤怒道：“我们不相信！”

田长发胁肩张手道：“你们不信，我再说无用，咱们还是喝酒吧！”

端起面前一杯酒，喝到口中，“呸”的全部吐出，叫道：“他妈的，酒保不要命了拿这种糟酒给我们喝！”

大叫：“酒保，酒保！”

一位酒保站在门外不敢进来，伸进头问道：“老爷有何吩咐？”

田长发将酒杯当暗器射出，“啪”的正中酒保鼻梁正中，那酒保一声惨叫？抱着脸奔去。

“快拿好酒来，慢一点，放把火烧光这片店子！”

酒肆老板看情形不能装聋作哑，掩身房门边，哀求道：“老爷们千万不能放火，好酒卖光了，没，没有啦……”

这家酒肆存卖的酒不多，遇上生意好的日子，好酒中午就

卖光，后来的旅客只好吃他们自酿的米酒。

米酒一般高等酒客喝不惯，尤其田长发他们在云南喝惯了百花酒，差一点的米酒绝难下咽。

田长发此人颇有分寸，听得好酒卖光，嘟囔了一阵，端起饭碗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吃饭吧，吃完好赶路。”

杨震也觉赶路要紧，教主命令，八月底前，通知山东所有拜月教高级教徒严禁参加本届泰山大会，此时只剩二天时间，不能多做耽误，否则命令宣达不全，又是一罪！

当下说道：“好，快吃饭吧！”

卜树仁掏出一罐酒笑道：“我从云南回来时带着这罐百花酒没舍得喝，现在即无好酒拿出来一面喝一面谈。”

他希望田长发续说下去。

那边巫建海与卜树仁同一心意，赶忙接过酒罐，先替大哥、二哥的酒杯换上满满一杯百花酒。

杨震不高兴与田长发卖关子卖到自己身上，他是粗人，好奇心不重，摇头道：“不行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，吃完饭大家赶路！”

田长发笑吟吟的端起那杯百花酒，说道：“四弟，谢啦！”

卜树仁有点懊悔把私藏的百花酒现出，结果好奇心满足不了，平白让兄弟们知道身上这罐酒，以后喝时，还少得他们嘛！

田长发那杯酒还未递到唇边，一声：“慢一点！”

只见一只手倏地伸来，田长发惊觉到时，手中那杯酒不知怎的，到了那只手中。

田长发大惊望去，炕上那人何时起来，无人知觉？他仰头灌下那杯百花酒，舔舔嘴唇，赞道：“好百花酒，几个月没喝到

了。”

这只手酒杯没放下，另只手伸向杨震身前那杯。

杨震心头大怒，喝道：“臭小子，放肆！”

口中骂着，手下不闲，急向面前那杯酒摸去。

炕上那人手光碰到那酒杯，却忽然停住，等杨震摸到手中，懒洋洋的笑了笑道：

“何必那么小气！”

话声一毕，一指点出，杨震一条膀子如飞电般，一抖收回，那一抖间，酒杯把持不住，落到炕上那人的手里。

那人第二杯酒饮完，还不满足，笑道：“三弟，酒罐给我。”

巫建海倒酒，酒罐还未放下，他见对方亲切的喊自己三弟，不由一怔，一想又不对，对方明明只有十七八岁，怎可喊起自己三弟来，自己的年纪大得做他父亲都有余。

然在一怔、一愕间，酒罐莫名其妙的到了他手中。

卜树仁不甘心一罐酒自己一口未尝到，便宜了外人，大喝：“放下！”双手一招“鹰爪扑食”夺去。

炕上那人不避不让，等卜树仁快要抓到右手酒罐，左手忽出，卜树仁抓实拿回，仔细一看，双手各一酒杯，酒罐仍在对方手里握得牢牢的。

这一招巧妙的手法，快到极点，要知那人左手后出，却抢在前面分送，卜树仁两只手各一酒杯，其手法之快之妙，骇人已极。

四人呆呆的注视那人，那人不耐烦道：“看什么，一罐百花酒有什么稀奇！”

说完，脚一蹬斜掠上炕里，对那罐百花酒“咕嘟”、“咕嘟”灌个不停。

炕上那人上炕的轻功，杨震四人皆都识得惊呼：“你是谁！”

田长发记忆最强，接问：“少侠可是盟主令缉拿的解英冈？”

他见对方能在教主手里，负着秋离尸身轻易逃脱，深佩对方轻功了得，今天又见他在自己手中夺去酒杯，那种快捷的手法，更为佩服，忘了对方是本教大敌，喊起少侠来。

炕上那人果然是解英冈，他上炕的那招“丁甲遁天”曾在所有云南拜月教徒的包围中施展过，当时博得不少人暗暗喝彩，此时再度施出，虽然地方小施展得含蓄，却让杨震他们记起眼前这位酒鬼是谁了。

解英冈一口气饮了半罐百花酒，伸袖抹干嘴旁酒渍道：

“你们既然认出我了想要怎地？”

杨震大声道：“你是本教之敌，亦是武林公敌，咱们制不住你，自有天下武林来制你！”

他一条膀子被点得到现在还十分酸麻，若不是畏惧解英冈的武功，恨不得砍掉解英冈一条膀子报仇！

解英冈冷笑道：“你想走告天下，解某在此罗？”

杨震横气一发，什么也不在乎，叫道：“咱们走，他有本领在这里等着！”

田长发三人随杨震还未走到门首，解英冈抢先拦住，杨震不屑道：“怕了么？”

解英冈摇头道：“你这人脑筋直得可以，你们走了，我就不能走么，难道我会等在这里，让你慢慢招集天下武林人氏来？”

田长发狡滑道：“少侠真的不怕就又何必拦住咱们？”

杨震道：“其实你怕咱们消息传得快，未等你逃得远，就被

所有武林人氏牢牢追踪。”

解英冈道：“无论你们怎么说，激不住我，乖乖坐回原位。”

“想知道拜月教今年不参加泰山大会的原因，说完了，你们只管走，解某绝不怕你们招集些什么人来缉拿我！”

杨震不服道：“咱们现在非要走呀？”

解英冈冷冷道：“那你们走走看，只要能够闯出，不加阻拦。”

杨震浑人一个，毫不考虑自己武功差得太远，不可能闯出，大步走去。

田长发却不顾闹得不可收拾，一把抓住杨震的肩膀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坐回原位吧？”

杨震充一口气，其实毫无把握闯出，田长发那一把给他个好下台的机会，心想：“不要闯不出，丢个大脸！”

当下装作十分不愿意的随着田长发坐回，四人坐定，解英冈掠上炕头，喝着酒道：“你们谈你们的，我喝我的老酒。”

田长发道：“我向教主亲随卫士打听清楚。他们伴在教主身旁，那对母女突然来访的经过，亲眼所睹，他们说，那对母女一见到教主，就索一位使剑的涂姓老人。”

“那老人就是关在大厨房酒窟内，被咱们称老酒鬼的怪老人，他被老教主关在酒窟内一关就是七十年。”

“教主不承认涂姓老人在咱们这里，后来不知怎地，闹僵了，那女儿和教主打起来，教主年纪虽轻，却还比那小姑娘大上一、二岁，但不是小姑娘的敌手，几十招下来突被小姑娘擒住。那中年妇人从她女儿手中接过教主，突然逼问句：‘你拳法从哪里学来的？’”

教主辩称道：“拳法是我祖传绝学。”

那中年妇人又问句：“你是否姓解？”

“教主姓胡，咱们都知道的，可在那时，教主点了点头，承认自己姓解。”

解英冈听到这里，不觉将那陶磁做的酒罐，掙碎了，残剩的百花酒流到炕，他却不理，只在倾心听着。

田长发面对解英冈见他失神之态，想起他也姓解，莫非那中年女人问的姓解之人于他有关，而教主冒名顶替？

田长发继道：“中年女人见教主姓解，脸色变成和悦的放开教主，不知和教主说了些什么就高高兴兴的领着女儿去了，不再计较，原来的目的，是要找那涂姓老人。”

田长发停下话声，望望凝神倾听的三位小兄弟，笑笑说：“说完了，咱们可以走啦。”

巫建海道：“二哥，你说这些还未道出教主宣布不参加泰山大会的原因。”

田长发道：“这还不明白，教主连个小姑娘都战不过，知道江湖上高手如云，盟主之位万万难争，还是在云南藏拙的好，不必到泰山大会上现丑，损了拜月教的威望。”

“所以我也劝大哥，教主都不敢到泰山大会现丑，咱们够什么资格去呀，难道当真要现个丑才高兴么？”

最后句话针对杨震而言，杨震不可一世的气焰已被解英冈的身手杀了锐气，这时再听如神的教主，战不过一位小姑娘，更是泄气，想在泰山大会逞能杨震的意思完全泯灭。

田长发站起身来，向解英冈抱了抱拳：“咱们走啦！”

解英冈道：“我有个问题请问。”

杨震道：“二弟，走吧，管他什么问题，事先他可没叫咱们答个问题再走，只叫咱们道出本教不参加泰山大会的原因，你

已说了，还不快走！”

他妒忌解英冈一身武功，不等田长发义务答他问题，可是田长发佩服解英冈，不理大家，笑道：“什么问题？”

解英冈道：“贵教，与伴教主左右而坐的中年绅士是何许人？”

田长发道：“他啊，是本教主的父亲。”

解英冈手心出汗的问道：“他叫胡什么？”

田长发道：“胡献琴。”

“胡献琴”三字在解英冈耳中，解英冈身体一阵摇晃，似受极大的打击。

他现在才知道胡莹掌法高妙，能够接住自己一招三变九转的飞刀，实是学了解家家传的拳法。

而那拳法竟是胡献琴盗了拳谱传给女儿。

三十一 肥城区府

杨震四人悄悄走了，留下解英冈一个人坐在炕里头。

不一会儿酒保进来，收拾桌上的残酒剩菜，边收拾边唉声叹气的喃喃骂道：“他奶奶的伤了人，还吃白食！”

解英冈袖里弹出一锭头金道：“老丁，一切算在我的帐上。”

酒保老丁和解英冈混得很熟，拿着黄金，不好意思的说道：“这怎么可以，他们又不是你的朋友。”

解英冈心里很烦，挥手道：“拿去，拿去，以后我自会向他们讨回。”

老丁不敢多噜嗦了，他现在才了解解英冈不是一个简单

的人，起初来时本当他是位落魄江湖的浪人，谁知他出手黄金，看在黄金份上，他醉了时让他住这间卧房。

哪知他竟能一住，住上三天，亏他这种身怀黄金的爷们能够不嫌这里邈遇，倒有点像游戏风尘的小醉侠今天可证实了，那四位腕间戴着铜龙的拜月教徒来时嚣张，去时没付酒钱神态即变，只是变得恭顺多了，生怕有人追出来似的，蹑着脚步，急急离开。

这情形可不是证明他四位受了解英冈的教训？

老丁一想到能够教训这般恶人，心里不禁一阵兴奋，倘若自己也有那种本领，可不教他们带点伤离去。

老丁收拾好了，弯着腰问道：“要不要替您老再打几角酒来？”

解英冈摇了摇头，等老丁走后，解英冈跳下炕，看看自己一付邈遇的样子，不禁叹口气，心忖：“解英冈呀，你年纪还小，怎么就如此颓唐！”

他本来喝酒为解体内蛊毒，从没醉过，这几天喝得太多，成天醉意醺然，这可不是为解蛊毒了，而变成以酒解愁。

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对解英冈来说，却先如此，自他下山以来，种种遭遇积压一起，为教他不识愁之滋味？

只觉人生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，不是吗？下山以来，短短几月时间，而就亲自埋葬了五人尸体，好像他下山专门为人奔葬似的。

第一位是秋离，其后九指怪老、月女，跟着又是严蜀云、龙娘。

严蜀云、龙娘之死对他打击最大，埋葬她们时，不知流了多少伤心泪，迄今一触当意，就要喝酒，最好成天睡在醉乡中，

就不会想到了。

然则，今天起，解英冈觉得应该振作起来了。

胡献琴一事对他刺激最大，他心中发誓再见那位中年乡绅装束的胡献琴，定要厉声责问他：为什么背叛至交好友，难道为了一本拳谱，朋友之意就不要了？

还要责问拜月教主胡莹，问她为什么向那神秘母女冒充姓解，更向她索还家传拳谱，除非她答应从此不以解家拳法为恶，否则她偷学拳法一事还不能轻易甘休！

对于神秘母女，他也有心会会，那女儿可能就是龙娘所说的小姑娘，她武功那么高，实教自己有点不服。

心想哪天会会她，见识、见识凭什么能在数十招内战败胡莹？

故然自己能不以嫉妒的眼光会她，会她主要目的，还是替龙娘索回龙鞭门失传的鞭谱，然后交还龙鞭门，以了龙娘心愿，只不知索回后将来交还龙鞭门什么人的好？

解英冈一想要办的事那么多，再不敢荒唐，唤来老丁，吩咐打水洗脸、洗澡。

洗完澡，身体轻爽多了，那套肮脏的粗布衣裳，丢在一旁，心想以前种种的创伤就似这套衣服般抛弃，永不沾惹到身上，年轻人应该好发有为，绝不应有一点“颓伤荒废”的想法。

然后打开携带不离的包袱，里面有几套资料甚好的文士装，这是他父亲解学先生前为他预备的。

选一套心喜的颜色穿上，戴上文士巾，自己看看颇有点文人的味道，正要背上一刀、一剑，忽然摇了摇头。

心想文人哪有背着刀剑的道理，于是把刀、剑收在包袱中，包袱里还有一把他父亲遗留的名字叫寒玉的匕首呢！

收拾停当，缓步走出这间停留了三天的房间，迎面走来酒保老丁，他一见解英冈完全变了样，惊愣的呆住了。

解英冈笑道：“老丁，怎么，你不认得我了么？”

老丁咋着嘴道：“小爷你一改扮，可真显得俊逸不凡呀！”

解英冈不好意思的笑道：“我要走了，把帐结一结。”

老丁结完帐来道：“小爷，不，现在该称您相公啦，帐算完，应该再找您七两银子。”

解英冈道：“还有得找么？”收下五两整银，笑道：“另二两赏你们。”

老丁千恩万谢，直送解英冈到了大门。

此时太阳已下山，天气更凉，官道上行人寥寥无几，偶而飞驰过一二匹快马，载客的马车却不见经过。

解英冈来时搭的马车，本拟直到泰山，等待泰山大会开始，好以九指怪老徒弟之名参加，后来一想并未学会歌谱上记载的武功，何以能代表九指怪老的徒弟？

就是能够在大会上扬威，那得凭九戒刀法及涂辈的剑法，这种绝学不是九指怪老的本领，与他九指怪老没有一点关系。

弄不好扬不成威，反而在大会场上栽个大跟头，说起来是九指怪老的再传弟子，这可大大衰了当年九指怪老的名头，与九指怪老生前所望完全相反。

所以到了肥田，解英冈越想越不对劲，中途下车买酒消愁，这一愁，在酒肆内足足饮了三天酒。

现在解英冈还是想到泰山去，却不想参加了，只是观摩性质，心想等学成了九指怪老的本领，下次再以九指怪老徒弟之名参加。

到那时胜则胜矣，败则败矣，反正尽了心力，完成九指怪老生前愿望，致于能不能争得盟主一位，就要看歌谱上记载的武功，能不能技压当世了。

解英冈看不见马车经过，只得靠两条腿慢慢走，天色未暗前，不能施展轻功惊世骇俗。

一刻，忽闻辘辘车声，身后响来，解英冈大喜，拦在路旁，直向飞驰近的篷车招手。

那架车子慢慢缓下，驰到解英冈身旁停住。

车上赶马的是个身态威猛的老者，年纪虽有六十岁左右，腰杆仍挺得直直的，岁月毫不影响他那副威猛身架，精神显得充沛有劲，就是赶上一天一夜车子也不累的样子。

只是眼睛看来有点儿不方便，常常黑眼珠少，白眼珠多，乍一看好像瞎子。那老者马车一停，问道：“要搭车么？”解英冈点了点头，客气的道：“不知方不方便？”老者道：“不方便！”语气拒人千里之外。

解英冈心想：“这倒奇了，不方便为何停车又为何抢先问我搭不搭车？”

他不一定要搭车子，有礼的笑道：“那打扰了，老丈赶车甚急，想来定有急事，那就请吧！”老者道：“虽然不方便，却可以带你一程。”

解英冈“哦”了一声，心想原来还有下文倒是自己心急，未等他下文说完，先行告罪。

当下一揖道：“多谢！”正要跳上车子，老者怒道：

“没耳朵吗？”解英冈一怔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老者道：

“你听到我说过不方便没有，即然不方便就是说你不能随便上来，要想搭车请来前面。”

解英冈碰个不轻的钉子，照说应该拂袖而去，但他见对方是位老丈，虽骂了自己“没耳朵”，却不在意，笑道：“前面不知如何搭乘？”

原来这架车子只容单人驾驶的小型马车，前面除了驭者外坐不下第二人，唯有车厢容得下三、五人坐。

老者道：“你会不会驾车？”他见对方秀才装束，古来秀才相公多半不会六尘中“御”之一术，只怕解英冈也不会。

解英冈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酸秀才，驾车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，点头道：“会呀！”老者笑道：“那好，请上来吧。”

解英冈跳上，老者把马缰交到解英冈手里得意的道：“你来驾车，不是既可避免不方便，又可顺便搭车了么？说完，径自一车跃入车厢，也不问解英冈同意驾车否。

到这时解英冈憋了满肚子气，拿着马缰也驾不好，不驾这种气难受，心想这老头太无礼了。

但他还是没有丢掉马缰，容忍下老者的无礼，心想：“子房，能够容忍衲腹之辱，自己权充驭者有何不可，再说总算达到了搭车的目的。”

于是一带马缰，顺着大道，直放肥城。

“老丈，我要下车了，车子请你自己来驾吧。”

说着，驰到一家客栈前停住跳下驭坐，正准备走向客栈，一双手身后伸来，拍了他一下肩膀。

解英冈心神一震，倏的回头，看清后面那人，才放下心，急付：“还好不是敌人，要是敌人，一掌拍来自己还有命嘛！”可也暗暗惊骇老者是个身怀绝尘的武林人。

那老者不知何时从车厢走出，更没教解英冈发觉走到他身后，拍了下肩膀。解英冈道：“老丈还有什么事吗？”老者笑了

笑道：

“麻烦你替我驾了这段车。”解英冈客气的回道：“这没什么，我还沾了光呢，若不是搭老丈的车，不知走到什么时候才能到这城里。”

老者很觉不好意思的道：“我白天捉狭你，要你驾车，其实没你驾车，十分危险。”解英冈道：“敢情一路上老丈有仇家注意，所以不便驾车？”

老者摇头道：“我刘泰一生没结过一个仇人，哪来仇家。”

解英冈不解道：“这么说，老丈怕有什么危险？”

刘泰指指眼睛道：“我眼睛不便，白天还可以，晚上朦胧不清，你虽站我身前，我也看不清你的面貌。”

解英冈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只是老丈既知夜间驾车危险，又何必急急赶路？”刘泰道：

“我从玉门关外直到这里，本是清晨驾车，黄昏前歇脚，只因到了这里，看看时间急迫所以顾不得了。”

解英冈不问他急急赶路的原因，问道：“不知现在老丈找我有何效劳之处？”

心知刘泰不会无缘无故的拍下自己肩膀，一定有所要求，果然不错，刘泰抱拳道：“还要再麻烦你，帮我驾段车子。”

解英冈知道对方不便，义不容辞道：“老丈请上车吧！”

解英冈上了前座问道：“驾往何处？”刘泰道：“你可识得本城白鹤门掌门区百练住在那里？”

解英冈微微一惊，即道：“我虽不识，可以问路驾去。”

区百练自从从涂公亮手里抢去盟主之位，为要准备争夺下届武林盟主，不惜远离家乡建府肥城，贪图肥城靠近泰山，争夺盟主可以占地利之优。